

- 高考填报志愿时，他阴差阳错地被从医学专业调剂到护理专业；
- 他一度是沧州市中心医院100多名护士长中唯一的男子汉；
- 手术结束了，他却坚定地告诉医生，一根手术针还在患者体内——

男护士长托景堂的故事

本报记者 吴艳 摄影报道

早上7点半，托景堂准时到达手术室，在科室交班之前到每个手术间查看了一遍。

从最初任护士长之时，托景堂就一直提前半小时上班，十多年来，已经成了习惯。

今年50岁的托景堂是沧州市中心医院麻醉二科的护士长。很少有人知道的是，兢兢业业干了快30年护理工作的他在入职之初曾经一直想改行。

托景堂笑着说：“为什么那会儿一直想改行呢？因为最初当护士就不是我的选择，我是被迫入的行！”



工作中的托景堂(右)

“糙爷们”的尴尬

1990年，18岁的托景堂在高考填报志愿时，填的是医学专业。最终，托景堂顺利被承德医学院录取，但却不是医学专业，而是被调剂到了护理专业。

入学后，托景堂才知道，护理专业一共只有6名男生，全都被调剂过来的。这6个人成了该院护理专业招录的首批男生。此前，承德医学院招生简章中曾明确标注护理专业“仅限女生”。

当年，能考上大学的人寥寥无几，托景堂成为“村里的骄傲”。那时放假回家，经常有老乡问：“你学医是不是将来当医生啊？”他总是不好意思告诉人家，他学的护理专业，将来要做一名护士。

实习期间，托景堂被安排到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。

静脉输液(扎针)是护士要掌握的最基本的操作之一。在临床实习前，学校进行了三个月的操作培训，其中就包括静脉输液。为了提高扎针技术，托景堂和同学们互相扎针练习。

本以为技术已经过关了，但真正进入到临床时才知道一针见血并不是件简单的事。因为在临床上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病人，有的病人血管很细，用肉眼根本看不到，只能靠摸，凭经验寻找。

托景堂至今还记得，当患者看到男护士来扎针时，那一脸拒绝的样子。

“那时候大家都以异样的目光看我。输液的时候，不仅女性患者会介意，连男性患者也不习惯。在人们印象中，护士就应该是带着甜蜜笑容的女性，而不是像我这样的‘糙爷们’。”托景堂笑言，“刚入职那阵，生怕扎针扎不好，心里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。”

“一针见血”赢得信任

实习时，托景堂常常想着转行，他那时觉得护士就是伺候人的工作，太不好干了，尤其是患者和家属看到男护士时的眼光，更让他不舒服。

那时，已经有男同学开始准备考研了。护理专业的男同学改行的最佳途径就是考研。于是，托景堂也购买了考研书籍开始学习。

学习之余，不服输的托景堂还一直在练习扎针。为了在那些不愿让男护士输液的患者面前“露一手”，托景堂甚至狠下心来扎自己，手背上常常是一片青紫。

一次，一位三岁的小患者因肺炎住院，托景堂负责护理这位小患者。最初，托景堂去输液时，患者的家长都会要求派一位女护士去给儿子输液。但一次又一次，托景堂用自己的技术让患者和家属信服了。后来，托景堂休班回来后，还听同事说起，那个孩子非要找叔叔给他输液，说叔叔扎得不疼。得到患者的认可，托景堂也觉得非常自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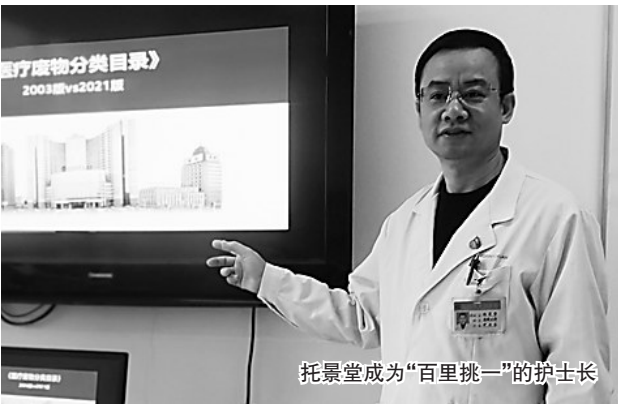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在护理一位压疮患者时，托景堂忍住强烈的生理不适，细心地为患者清疮、换药。在看到患者压疮痊愈、长出新肉的时候，托景堂再一次体会到护理工作的意义，想转行的念头也渐渐消散了。

从“被迫”到“喜欢”

1993年，托景堂正式入职沧州市中心医院骨科。当时，医院里的男护士很少，都被分到了手术室、重症监护室、急诊室等体力要求较高的科室。

一位男患者从高处跌落，身体多处骨折，进食都有困难，需要进行口腔护理。开始护士们轮班为这名患者护理，但后来患者点名要求托景堂护理。患者的认可给了托景堂很大的信心和鼓励。

“虽然还是有不少患者及家属不愿接受男护士，但我一次次毛遂自荐。有一次我听见一位之前拒绝过我的患者对另一个患



托景堂成为“百里挑一”的护士长

者推荐我，表扬我扎针又准又快，建议找我试试。当时的成就感至今难忘。”托景堂说，这叫苦尽甘来。

后来，托景堂又转到了手术室。手术室对护士的要求更高，尤其是应对急诊手术速度一定要快，手术物品要准备及时，各种仪器设备要迅速安装到位……

在托景堂看来，男护士在精力、体力等方面可能会更有优势。比如给病人翻身，女护士要三四个人配合，男护士两个人就可以搞定；如抢救，男性面对各种不忍直视的画面可以更从容，还有上夜班时更方便；医疗仪器出了小故障，男护士凭着对机器的天生敏感，可能不需要找专门维修人员就能收拾好……

一根手术针

1999年，托景堂被公派到北京一家医院进修。见到男护士，北京医院的女护士们也都很佩服。在那里，托景堂干了一件更让人刮目相看的事情。

作为一名手术室的护士，托景堂的工作就是配合医生完成手术。手术室护士必须要对各专科手术的每一个步骤都非常了解。要知道每一个手术医生有什

么习惯，提前准备好手术需要的物品。

手术中，很多医生更愿意让男护士配合。因为男护士在遇到突发事件时的反应速度会更快。比如，护士手中要始终准备着止血钳，患者血管破裂时，血流如注，护士要第一时间将止血钳递到医生手中，而不是等着医生伸手要才递过去。这个时候，也许抢出几秒的时间，就能挽救一个生命。

那天，托景堂配合一位全国知名的专家做一台心脏手术。那是一台较大的手术，仅手术器械就有近百件，各种型号的缝针也有30多种，纱布要用50多块。

手术过程中，清点物品是很重要的一环。在医生缝合心包时，托景堂清点手术器械时发现少了一根手术针。怕清点有误，托景堂又仔细和同事清点了两遍，就是少了一根针。当他告诉医生患者体内可能还存有一根针时，这位心脏手术领域的专家肯定地答复：“不可能！肯定不可能在患者体内。你再找找！”

托景堂又迅速清理了一遍手术器械，还是没有找到那根针。于是，托景堂坚定了自己的语气：“针一定在患者体内！”

面对托景堂自信的眼神，医

生也犹豫了。最后，通过X光的金属显影，医生在患者心包腔里找到了那根手术针。

手术结束后，那位权威专家专门找到托景堂，对他低声说了一句：“谢谢！”

这件事让托景堂更坚定了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自信：护理行业并非是单纯的打针、吊水，过硬的护理技术在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也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“百里挑一”

2009年，托景堂从护士成长为一名护士长，成为当时市中心医院100多名护士长中唯一的男性。

担任护士长以来，托景堂格外注重科室人员的学习培训，每天利用早晨时间进行各种技术操作培训和专业理论培训，定期举行应急预案演练，以提高科室人员的应急处理能力，积极与临床医生沟通，解决实际工作问题，定期向患者征求意见，发放满意度问卷，提高整体工作质量，配合手术科室开展新技术，保证医疗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2012年，托景堂受医院指派到北京参加全国手术室专科护士培训班。在培训期间，他克服诸多困难，与全国各大医院手术室同行相互学习、沟通，以优异成绩结业。回到医院后，结合当时科室的实际情况，他完善手术病人接送、核对流程，修改病理标本保存、送检等流程；根据患儿手术特点开辟了手术儿童等候专区，建立手术医师档案卡，大大提高了手术室护理工作的规范性、安全性。

参加工作以来，托景堂多次获得医院优质服务标兵、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工会干部等多项荣誉。

作为家人和朋友眼中的“大男人”，托景堂对这份职业有过疑惑、彷徨，但最终选择了坚守。凭借细致、规范的护理服务，赢得了越来越多患者和同事的认可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近几年，患者对男性护士的接受度越来越高，临床上对男性护士的需求也逐渐增多，像托景堂一样的男护士也逐渐多了起来。仅沧州市中心医院的男护士就从托景堂1993年入职时的27人增加为现在的261人。

2016年，沧州市男护士工作委员会成立。作为男护士中的“元老”，托景堂被选为主任委员。

在发言中，托景堂说：“随着现代医学的需要，护士的性别也开始模糊化，男护士不再是‘生僻词’，尤其在急诊、手术等科室，男护士反而逐渐成为中坚力量。相信未来更专业、更有力量的男护士会越来越多，万花丛中‘一点绿’，势必将成为‘一片绿’，更显生机与活力。”